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
第十九回 禦教場俊傑揚威 彩山殿奸徒就戮

且說總兵徐鑾俯伏奏道：“臣徐鑾，願與狄王親比較。惟手持先帝金刀，將人壓制，還有那個敢與交手？伏惟陛下降旨，著令狄王親換用器械，方好交鋒。”有旨意下來：“太後有旨，金刀盃甲，不作先王之物，不須轉換，只作狄青自用之物，卿家不煩過慮。”徐總兵領旨下殿，騎上花(馬宗駒，雄赳赳手持丈八蛇矛，兩旁戰鼓震天，四圍肅靜。狄青金盃金甲，手執金刀，威風凜凜。有徐總兵在馬上拱手道：“狄王親，小將徐鑾奉旨與狄王親比較武藝，望恕粗率。”狄青也橫刀打拱道：“請總戎大人指教一二。”言畢，放開架勢，狄青飛動金刀，徐鑾縱馬挺槍，急架相迎。徐總兵雖然武藝不弱，怎當得狄青刀重力強，徐鑾槍上一連三擋四架，槍如秤鉤，手疼臂麻，兜轉馬道：“難對敵也！”狄青一見，也不追趕，喜洋洋道：“如此東西，也來胡混！”又大呼道：“那位出馬？”當日三品班中，幾員武將都在徐鑾之下，見他交手，只擋招得三四架，自付不用獻醜，是以三品班中，無人出馬。龐洪等暗暗心慌，不道他一個小卒，有此高強武藝。這時只見二品班中，閃出一位帶刀指揮，姓高名艾。年方四十上下，身長八尺餘，臉如淡煙，豐眉環目，身穿黑甲，頭戴烏盔，手提大斧。二人拱遜已畢，雙雙迎戰。若論高艾本領，比徐鑾高兩倍，他由武進士出身，官升到指揮，二品之中，算他頭等英雄，斯時惡狠狠飛動大斧，當頭砍劈，狄青金刀急迎，二馬相交，已有十餘合。高艾氣喘籲籲，招架不住，連忙退後，連呼：“狄王親果然厲害，小將無能了。”高指揮退歸班內，不獨潞花王與一眾賢臣心悅，即嘉祐君也是藹藹龍顏，喜得此英雄小將，真乃寡人之幸。只有龐、馮、孫、胡眾奸羞愧成怒，滿面通紅。又有長沙小將石玉，官居禦史，欣羨狄青武藝高強，思量欲與他交手，見個高低，但思他一者是太後內親，二者乃忠良之後，倘或勝了他，日後也不好相見，不如退步為局。

不表石玉思籌，當有二品班中，見高艾已敗，武將人人不敢出班。忽一品班中，跑出一員猛將，聲如巨雷，此人乃九門提督王天化，生來青藍面，頭大腰寬，獠牙露齒，身長九尺，宛像唐時單雄信轉生。這王天化乃龐洪心腹門生，已先奉著太師之托，今日要取狄青首級。他穿戴上金盃金甲，手執青銅大刀，坐下渾紅點子馬，飛奔而出，大呼道：“狄王親，小將今日奉旨比武，倘有妄動得罪之處，休多見怪！”狄青回稱：“言重，不敢當！小子武藝庸常，還望將軍大人疏容一二，足領厚情。”王天化聽了，冷笑道：“休得謙言！”

當日王天化原自恃英雄無敵，故不將狄青放在目中，豈知被他金刀一撇，王天化在馬上一連退後兩步。想來他乃一少年庸劣之軀，沒有什麼狠勇，豈期如此厲害。當下使盡平生技力賽戰，將青銅刀緊緊揮去，左右飛騰。那狄青見他第一刀架開，即一連兩晃，知是個無用之輩。但想來他乃官高職顯，且相讓一二。只是持刀一架一挑，并不回刀。當有潞花王見此，心中暗急：想來九門提督王天化，有名無敵大將，倘或狄青敗於他手，母後定然不樂了。

當日不獨年少藩王心頭著急，眾位老賢臣也人人驚懼，恨不能兩邊住手。石玉暗暗思量：狄青與王天化殺個平手，倘吾石玉出馬，何難殺敗這王提督。但比武場中，不可協助。斯時只有龐、馮、孫、胡四奸暗喜道：想來名不虛傳，藍面王你何不早早一刀砍下，取他腦袋，還要挨什麼時候！此時，嘉祐王細細觀看二人比武：想來狄青諒難取勝，倘有措手不及，就不妙了，母後怎肯乾休？想罷，即忙降旨鳴金，兩位英雄方才住馬歇手。兩旁軍校扛抬過大刀，二人相拱揖遜下馬，二駒小軍牽過一邊。二人同到彩山殿上，兩邊俯伏，君王開言道：“卿家的武藝均平，略無伯仲之分，今天比較一場，誰高誰下，不必認真。”即下旨命狄青受一品之職。狄青道：“臣啟奏陛下，今天親臨禦教場，各獻武藝，豈可不分高下？既不分高下，微臣焉敢受職？這事斷然不可。”天子道：“依卿主見如何？”狄青道：“微臣之見，自然分個高低才是。”王大化暗想道：吾看狄太後娘娘面上，故不傷害你，豈料你不知進退，定要見個高低，這回只恐你性命難保了。嘉祐君王聞奏，也無主意，龐太師自言道：這小畜生焉能鬥得過王天化，吾也明透了王天化之意，到底礙著狄太後怪責，故不敢將狄青傷害。如若不能斷送狄青，任你王天化平日稱雄逞勇，也罷，待老夫唆動他來斷送這小畜生，才得遂願。即忙出班俯伏奏道：“臣啟陛下，從來比較武藝，定然見個高低。諒來王天化礙著太後娘娘面上，是以帶著三分情，讓過狄王親。如今立下生死狀，彼此有傷，皆不計及，方可再比。伏惟吾主準奏。”嘉祐君王一聞此奏，冷笑言道：“金殿比武，不是陣中廝殺，豈可弄假成真？況二人武藝，一般驍勇，方才已見，如今何用再比，還立什麼生死狀？你存心將狄青欺弄，倘或狄青有甚差池，太後娘娘已有言在先，要在寡人身上賠交狄青，你可抵擋否？”狄青也暗言道：老奸賊，想差了念頭，吾無非遜讓三分，他即疑我難勝王天化，故特來訪旨立文書。若將王天化了決了性命，有何難哉！豈不是你這個老奸賊害了王提督麼？當時即出奏道：“臣願立生死文書。”天子未及開言，潞花王道：“表兄，你知立了生死文書，萬一有傷，母後定然與萬歲吵鬧，你因何如此癡呆不悟？”狄青聽了，微笑道：“千歲勿慮，我狄青雖死鋼刀之下，全然與萬歲毫無乾礙，太後娘娘何得追究？且請陛下降旨，立了生死文書，以待微臣決個雌雄。”嘉祐君王道：“賢禦表弟休得狂躁，既然立了生死文書，倘被傷了，無抵償性命，寡人勸你受職為高。”狄青說得有些厭了，便高呼道：“陛下，臣今日斷不敢受職，如要受職，除非取下王大將軍首級。”狄青此言，激得王天化怒氣頓生，大言道：“如若立了生死狀，不斷送你一命，誓不稱雄！”登時藍面漲成紫色，呼道：“陛下降旨，立了生死文書，待臣再見個高下。”

當今只得準奏，內侍傳取文房四寶即於殿下，各立生死文書，大意是：禦教場中比試，即遇傷身，並無抵償的原由。各立一紙，各覓一位大臣見證花押。王天化見證是龐太師，只有狄青見證沒有一人書押填名。眾王侯大臣想來，狄青本領怯於王天化，若做個見證，倘他被傷，太後娘娘追責，禍必連及了。別的事情，倒也何妨，只此等重大事，那裏有此呆人擔當？眾位大臣不約同心，故他見證無人。只有潞花王心急，帶著怒容，圓睜雙目，看看狄青，暗暗言道：世間有此執性呆人，聖上也如此思論，不須再比，以受官爵，豈不現成的一品朝臣之貴。因何執性不依，實乃自尋死路。倘失手與王天化，只乾連著聖上與孤家與母後淘氣了。

慢言趙千歲心中煩惱，且說石玉想透機關，自語道：“據我看來，狄青之技藝，遠在王天化之上，方才見他所用刀法，乃是虛招浮架，並不發力。察其情，又肯立生死狀，定然很有本領，可勝王天化的。可囑眾臣無此膽量，做個證人，待本官與他做個見證也何妨。雖然狄王親死於王天化之手，即太後娘娘執責，將我處決，無非將一命結交了此位英雄。想罷，即出班見君王道：“陛下，臣石玉願為狄王親作證人，伏乞準旨書名。”嘉祐君王準奏，石禦史即填名書押，乃復歸班。這時有勇平王高千歲頓然不悅，雙目注看石玉暗道：可囑賢婿為人，知識全無，倘然狄青被他傷了，連你也一命難保。當時意欲阻擋，無奈聖上已準旨，又書上姓名。

不表年老王爺煩惱，且說狄青得了證人，二紙文書，呈於龍案上，嘉祐君王對王天化道：“卿家須要諒情些，狄青乃朕內戚。”王天化道：“臣領旨。”王天化自語道：生死狀已經立了，還有什麼諒情的？

且說二人離了彩山殿，各自上馬提刀，戰鼓復響，九環大刀一起，青銅刀架迎，火光迸出，閃爍交加。二馬飛騰，已有三十合，還未見高低。若論王天化，也有千斤臂力，當日只因立了生死文書，取這狄青首級，故今舞動大刀，左右上下砍發，盡著生平技藝，相為比較。狄青想道：方才日讓你三分，如今玩真了，讓你不得，定要取你腦袋。即將九環金刀緊緊揮迎，殺得王天化只有抵擋之力，並無還刀之功，越覺兩臂酸麻，雙手振痛。正思量敗走，卻被狄青順轉刀口，向著王天化太陽斜半面劈下，叫喊得一聲：“王天化！”只見王天化身分兩段，跌於馬下。狄青笑道：“王將軍，小子狄青得罪了，伏祈勿責！”將刀一擺，下了雕鞍，龐太師等見了大驚，呆著雙目。包公、石禦史、眾賢臣大喜，人人欣羨英雄武藝。

再表狄青身軀只得七尺餘，王天化身有一丈之高，怎能從他上體劈下？只因現月龍駒，比王天化的渾紅馬高三尺，故而兩英雄原是一般高低。當日劈死了王天化，各位武員將士人人吐舌搖頭，那裏還有一人再敢出馬。若雲王提督身死，雖是龐洪挑唆，但

他趨炎附勢，混交奸臣黨羽，身居重職，不思報國忠君，未嘗無罪。而今一死，真所謂咎由自取了。

當下君王降旨，著狄青去了盔甲，更換一品朝服。狄青即稱“領旨”。龐太師出班奏道：“臣啟奏。”天子道：“龐卿有事，且奏上來。”龐大師道：“狄青雖雲王家內戚，但未受正封，乃一子民，擅敢無禮，當駕前殺了大臣，應得有罪，未便賜其一品之職，望我王裁奪。”

不知嘉祐君如何處分，將狄青擬罪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